

岐路

路 歧

著 塵 白 陳

說 小 篇 中

店 書 草 芳 海 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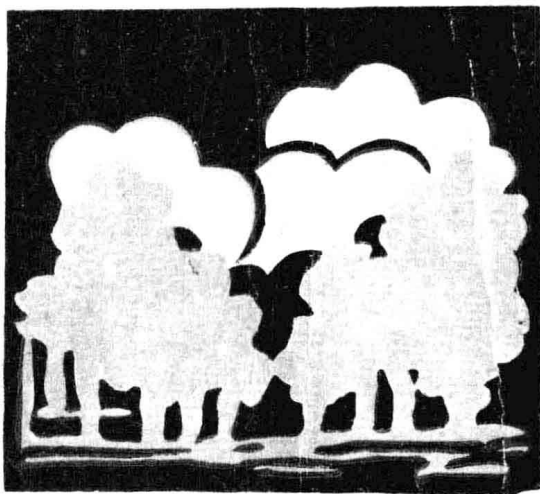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五 月 初 版

1 - 2000 册

每 册 實 售 大 洋 三 角

歧路



陳白塵著

上海
芳草書店
1929

哪一條是正路呢？

盲子立在歧路中徬徨。

——錄自胡行之的風鈴——

風 鈴

小 詩 集

胡 行 之 著

行之的詩，別制風格 尤其是小詩。這一冊小詩集，是他十年來努力新詩的結晶，清靈婉妙，像在月明之夜聽小兒女輕顫謳歌，的確是詩中神品！滕固特爲作序。印刷裝訂也很精緻。每冊實售銀三角。

上海芳草書店出版

作者的其他著作

一，漩渦

長篇小說

金屋書店出版

實價六角

二，一個狂浪的女子

長篇小說

芳草書店出版

實價五角

三，歸來

長篇小說

泰東書局出版

印刷中

四，罪惡的花

長篇小說

芳草書店出版

實價五角

五，報仇

短篇小說

大東書局出版

印刷中

六，宰白鴨

長篇小說

撰著中

在S埠的極西一帶，是租界與中國地界的相接處，是S埠最偏僻的地方，也是最幽靜的處所。平坦而廣闊的馬路旁疎落地建築着所謂「洋房」。也間有中國式而至少有四十年的壽命底，黑暗底，低小底建築，遠離開了那高大，華美，雄偉壯觀的高洋房，日夜炊煙嬾繞着，好像在圍着牠的菜田中央不斷地歎氣。

這種偉大而令我們有些莫名其妙地恐懼的建築底裏面，盡是裝着少數那種挖了眼睛上的肉添到鼻子上去的動物。雖然有幾幢裏也會看見中國的人坐着汽車出來，但也幾乎同樣地對那佔污了他們偉大建築底在那兒嘆氣底「紙庫」式的房子無情地一笑，或許罵一聲：「討厭！」

在這種「紙庫」式房子與那雄偉建築之外，在這條S埠極西的A路上真不繁易有；有，只好數到AB專門學校。這學校是中國人辦的，佔有了一所半洋式的舊房子，房子的大小，或許還抵不上那頂大的一所住宅洋房。學校的後面，臨着一條通到Y江的R河，左邊一方草地和一個可憐的小花園，但在這樣一所四五幢房子却要擠下一百多人在裏面。

一個濃春的下午，當R河水被太陽晒紅了的時候，全校的學生像對這一天已經結束似的都覺疲倦，靜候那吃晚飯的鐘響了。其實這時是他們小花園裏景緻最好的時候。夕陽的豔影，河水的反映，這臨着河水花木叢生的小花園，一片如夢底黃色包圍着牠，正像西洋人夢想裏的印度似的一切敷上了黃金。在一株石榴樹底下，坐着一個青年學生。一付眼鏡掛在兩隻耳朵之間，放在他那名貴的鼻子之上，頭深垂着，眼呆看着，像失戀似的在那兒很悲哀的追懷過去，又像守候着他約會的情人心裏焦急地盼望。他一刻兒又站了起來東張西望，一刻兒又長吁短歎，末了，還是坐到那株石榴樹底下一張長凳上，深垂了頭，呆看着河水，又表出一幕失戀的劇景。

他到底做什麼呢？是真的失戀嗎？是守候他約會的人嗎？還是他怕辜負了園中好景，特意做個劇意的點綴呢？畢竟有了確實的消息了，隱約地彷彿地有了一雙高跟女鞋着地的聲音進了園子了，一定的，是他的情人；一定的，他是在這兒等候情人！

——啊！密司姚！他用小聲做了一個驚呼。站了起來。

——密司脫朱，對不起！來的女郎很客氣。

——請坐！

——謝謝你！她仍站住。

於是他很侷促，第一個幻想破滅了！不能在這空間裏留

下一幕水濱樹底的情話圖，這是一大損失，而這第一步的幻想既向空中淡淡地消逝，那末，握手，接吻……？完了，完了！但是，不要讓牠這樣，捉住牠，捉住這剛要飛去的幻想！

——請坐！他又一鞠躬向着她。

——好，謝謝你，不要客氣。

啊！破滅終是破滅了！天哪！你過殘忍了！他想，不管！幹下去！「女人都是賤貨！」這是他的理論的實驗底時候了。於是他將插在衣袋裏那隻本來無所措置的右手慢慢地，慢慢地伸到她面前。倘是過兇猛了，一定會出了什麼岔子，這樣可以使她得一個驚訝的預覺，可以算保險了！

果然，他偷眼已看見她的臉兒漲紅了。天哪！畢竟第一

個幻想並未破滅啊！你看她嬌豔的面龐，是驚喜的象徵啊！於是他的手茫然的觸着了，觸着了像玉一般，粉一般，水一般……一隻手，一隻夢幻似的，神仙似的手！偉大的手阿！這是一切的一切！一切過去的悲哀，煩惱從這手裏電傳的一般消逝了！一切未來的歡樂，快感，都從這手裏像經過了一陣麻木似的傳遞來了！啊！勝利了！密司脫朱，密司脫朱良玉在戀愛上究竟得了最後的勝利了！以前的一切丟啊，丟啊，埋葬到空冷的古宮裏！什麼失戀，憤世，是一套幻覺的把戲！丟啊，丟啊，丟到那揚子江的中流！

——什麼！……什麼！她驚叫起來了。

天哪！這要我那樣描寫呢？這樣多的發現，在這一剎

間產生了！她是那樣地怒目而視，臉都氣紫了；而她的手却插在衣袋裏，他所觸着的啊，……我不忍說了，那是……那是她穿的毛葛馬甲的胸前一塊。……

——不是…… 什…… 請，請坐。他將手又插進袋裏說。

——密司脫朱，我看你本來很規矩哩！

……

——對不住，我現在很忙，你的信我接到了，多謝你的同情！唉，我的境遇就是這樣的：人們時時都想將我向水裏推，我雖想向岸上爬！多謝你今天這樣深刻的同情！

這竟像一陣狂風樣忽然她去了。

他希望，我們也爲他這樣希望！「這是一個夢吧！」

倘這是一個惡夢，那就好了！一切可以重新做起，可以不要這樣地魯莽從事，可以慢慢地進展，像螞蟻爬的那樣進展，只要不破壞了！是的，雖然慢慢地，只要是進展，都有一個達到目的地機會！是的，應該這樣！可是，天哪！他親眼看見她影子還氣憤憤地奔內園外去哩！

這是真的，太陽完全收了，園裏靜靜地正合一個悲劇的背景啊！

朱良玉是本年春季新來的學生，住在學校裏和余仲明，秦棟華，顧少芝三人同一房間。他最愛說話，學校裏每一個人他都要攀談，講他過去的光榮的歷史，勝利的戀愛故事。而尤其是對同宿舍的幾個人。然而這是一個秘密：有一次他又和余仲明暢談他的戀愛史。余仲明看他講得起勁，在中間插說一句道：